



#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

---

##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

---

[意]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著 冯洁音 译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

---

#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

---

[意]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著 冯洁音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 (意)莫米利亚诺著;冯洁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西学源流)

ISBN 978-7-5617-6840-2

I. 现… II. ①莫…②冯… III. 史学理论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427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万 骏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y Arnaldo Momigliano

Edited by G. W. Bowersock

Copyright © 1990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2-595 号

西学源流

##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意)莫米利亚诺 著

冯洁音 译

统 筹 王 海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8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840-2 / B · 481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来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去西方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

## 2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利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

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

#### 4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 序

1961至1962年,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应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举行萨瑟古典学讲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他选择了《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题目。

在他的《古典学历史研究第二专稿》(*Second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1960)序言以及对同一时期所作研究的简介中,他已经提到了将要举行的讲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正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来呈现给大家。每次讲座选择的题目都将提供一个框架,使古代史学的意义能够与现代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产生关联。

莫米利亚诺构思这个课题时,正处于其学术成熟的顶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早年提前撰写了数本专著之后,选择了一种阶段性研究的方式,这种阶段性可以鼓励感兴趣的读者参与讨论;讲座完成之后便转化为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是



## 2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这种方式造成了他研究重点的分散,而《研究专稿》(*Contributi*) 只能够部分地避免这种情况。早在 60 年代后期,莫米利亚诺自己就表示过担心:他主要的研究兴趣不能够从这种过于分散的成果中清楚地显露出来。

有机会举行一系列讲座专注于他最感兴趣的题目,这使他能够在—个综合性框架下将详细的分析性研究成果整理完成。

这些萨瑟讲座是作者第一次与美国学术界长期的接触,在伯克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莫米利亚诺在讲座前两年就仔细构思讲座,将其撰写成文,并且按照他的习惯,在不同的听众前进行了部分试讲。

在完成最后一次讲座之后,莫米利亚诺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我们有他的手稿和一份在美国完成的打字稿件,上面注明的日期是 1962 年 3 月 30 日,于伯克莱:

六次讲座不可能详尽无遗地论述一个题目,如果能够的话,我也不会接受邀请来举行讲座,因为我对于自己选择要谈论的这个辽阔领域了解甚少。发表的讲座稿和口授的讲座稿是一样的,如果能够引起讨论和更深入的研究,我会很满足。

注解只能够提供一些指导性帮助,对于讲座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不断阅读和做笔记;从我自己的参考文献中挑选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但是,我希望,不至于是荒谬的。

我从克罗齐(B. Croce)、桑克蒂斯(G. De Sanctis)、雅

各比(F. Jacoby)的著作和交谈中学到的东西在每一书页中都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我的老朋友沙博(F. Chabod)、马图里(W. Maturi)、迪奥尼索蒂(C. Dionisotti)、文图里(F. Venturi)、比兰诺维奇(G. Billanovich)和斯莫利小姐(Miss B. Smalley)在每一阶段都给予我很多帮助:前面两位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还知道自己极大地受惠于比克曼(E. Bickerman)、马罗(H. -I Marrou)、施特拉斯布格(H. Strasburger)和沃尔班克(F. W. Walbank)。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学院和瓦尔堡学院的各位朋友和同仁,尤其是瓦尔堡学院里学识渊博、了不起的图书馆员库尔茨博士(Dr. O. Kurz)。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同行——古典学家和现代学家——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他们的殷勤好客。我会像眷恋我自己的校园那样一直眷恋伯克莱校园。

序言之后是题记,写着“纪念历史学家和真理的见证人萨尔米尼(Gaetano Salvemini)、布洛赫(Marc Bloch)、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杜布诺(Simon Dubnow)”。

然而,与莫米利亚诺习惯的做法不同,他没有授权立刻出版这部著作。他本来想要编辑涵盖所有资料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然而最终却难以实现。但是,他似乎还认为原稿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里,他数次修改原稿。他于1987年9月1日逝世后,我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大量萨瑟讲座的副本,写有注解和修改。正如一位伟大的作家最后将生活等同于故事——他写的故事和他自己在其中担任主角的故事,莫米利

#### 4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亚诺则念念不忘他认为至关重要的题目。

我们编辑现在发表的这个讲座稿时考虑到了其长久的撰稿历史。读者应该记住,我们现在读到的著作是在 60 年代初构思的(在发表了最初两篇《研究专稿》[*Contributi*]之后),初稿是在 1961 和 1962 年完成的。几乎十五年之后,莫米利亚诺于 1975 年第一次在芝加哥举行讲座,对这份原稿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和大量的修改,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又进行了更多的修改。对于修改和充实文稿,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纽柏利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善本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于 1976 年 9 月给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1975 年他从伦敦大学学院古代历史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后,基金会给予他三年的研究经费);这些新的资料使他更加确切地了解 16 世纪在西班牙和德国发生的事情。纳菲尔德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使他能够时常聘用助手,在其中一位助手未完成的打字稿上还留有印记,表明作者曾经想根据自己的索引卡片,为每一章节提供注释。但是这个稿件并不足以授权我们来重新整理他想要做的所有注释;而且现存莫米利亚诺亲笔做的注解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才决定发表不加注解的文稿。

现在发表的这个版本代表了作者最后阶段的研究工作,他至少在两处——关于民族史学的章节(1975)和关于塔西佗的章节(1978)——大量修改了原稿,将其长度几乎增加了两倍。

迈尔(Anne Marie Meyer)整理了不同的打字文稿,核对了作者的注释,她亲眼目睹了作者两次撰写这份重要文稿,见证了

其间许多次的增订和修改，她对确定最后文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稿的编辑、引文和参考文献的系统化核对以及为出版准备打字文稿等，都是她的功劳。对我们在编辑此书最后阶段的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愉快。

在组织文稿时，我们遵循了通用的编辑规则，只有在为了符合作者自己一般的和特殊要求时，尤其是在涉及古代作家的英语译文时，才略做调整。著作中的英语译文一律采用了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版本。

我们决定不在每一章节后提供参考文献，这是为了尊重作者，保留文稿原来的状态，而且，这样或许还可以正确地解释作品未完成的理由。如果挑选的参考资料不能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那就没有意义。下面的“参考文献说明”告诉读者可以去查找莫米利亚诺的相关著作，其中他自己挑选的参考文献可以表明他学术探讨的过程。

我们感谢康奈尔(Tim Cornell)、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卡洛·迪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和卡洛塔·迪奥尼索蒂(Carlotta Dionisotti)提出的有用建议。

莫米利亚诺在最后一次讲座结束时宣读了“结论”部分开始的声明，透露了一个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秘密，那是他生命最后三分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他计划要写的三部曲取得了成果，其中包括有关希腊传记发展的著作和《异族智慧》，尽管其形式并没有这里想象的那么具有连贯性。

现在这个三部曲第一部著作的出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最后思考的意义，这种思考充满智慧和热情，涉及历史研究的性质、作用、局限性和方法；莫米利亚诺这个最后的贡献，像

6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他从前所有的贡献一样,来自寻求真理的道路。

多纳托(Riccardo Di Donato)

比萨大学古典语文学系

1989年5月

## 前 言

[1]社会史和考古学的发展最为清楚地表明,自修昔底德以来,克利俄(Clio)<sup>①</sup>的国度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19世纪三位不同的历史学家,兰克(Ranke)、麦考莱(Macaulay)和迈尔(Eduard Meyer)都把修昔底德(Thucydides)视为史学家的典范,这种观点在今天还不乏支持者,其中就有已故的戈姆(Gomme)教授,他是我的前任之一,几年前的萨瑟<sup>②</sup>讲座教授。然而,甚至戈姆教授的雄辩也不再能够让我们中的很多人相信,修昔底德是无懈可击的。修昔底德写作起来像一个同时代的政治和军事史学生,他的写作方式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史学家的方式。20世纪的史学家能够探索过去的任何时代,把它当作像修昔底德那样的同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恰当

---

① 缪斯九女神之一,主管历史。——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希腊和拉丁文系每年邀请一位美国或欧洲知名古典学教授举行公开讲座,该项目从1914年开始,由萨瑟(Sather)夫人赞助,故名。

## 2 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的证据,使我们能够回到过去的几乎任何时代。况且,在今天,仅仅政治历史这一概念就涉及众多有关历史其他方面的话题,它已经不再是什么确定和可辨的东西。赫伊津哈的《中世纪衰微史》(*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或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甚至还有米勒(Perry Miller)的《新英格兰的心灵》(*The New England Mind*)等著作都不能被当作仅仅是修昔底德式历史的延续。虽然这些书籍也能在古代找到先例,我们却必须在古文物学和博学研究的领域,而不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证据。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复杂多样,因而重新揭示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与古典世界的联系。

[2]如果古代博学研究显然是我们今天文化和社会历史方面许多研究工作的先驱,那么我们对基督教会历史的兴趣就代表了与古代基督教会史学的一种联系。我们对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历史动机的研究为塔西佗(Tacitus)的心理历史学增添了新的价值,使人们注意到从16世纪初直至19世纪初,他在历史和政治学学生中的巨大权威力量。单纯的政治史学今天已经失去了威望,并且通常被视为枯燥乏味,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评价希腊史学家对我们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希腊史学并非自然而然地注定要成为我们西方史学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些罗马人大胆的干涉,使希腊史学成为罗马帝国的史学的话,我们就不会继承希腊史学。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罗马民族史学的先例,尤其是没有李维的先例,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尽管如此,希腊史学还必须与希伯来史学竞争。希腊和放逐期后的希伯来史学都是在波斯帝国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点

清楚地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来源。后来的犹太和希腊史学家相互竞争,我们需要进行研究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犹太思想进入了基督教作品,例如古代后期的基督教会史等。

如果这些初步的考虑有效,那就有理由提出以下六个问题:

(1)希腊和犹太史学有什么共同之处,为什么希腊史学最终占了上风,其影响的程度是什么?(2)为什么是修昔底德,而非希罗多德(Herodotus),成为古代最具权威的史学家?(3)古文物学者在史学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4)希腊史学是如何进入罗马的,希腊史学的罗马化有什么影响?(5)塔西佗在史学思想上的地位如何?(6)基督教会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拥有自己的史学传统?

我有幸在这所大学举行了六次讲座,每次讲座都探讨上述一个问题。我有意回避了其他[3]相关的问题。我不讨论传记传统,也不去尝试评估古代史学理论对于后来的史学哲学和方法论的影响。我可以为自己的沉默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之一是,我怀疑那些能够解释某个事件中的人,只有百分之一、二具备技术能力——即史学家的工具——来确定某个事件究竟是否算得上一个事件——究竟发生过没有)。更为诚实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目前对于传记史和史学哲学史了解有限,无法去对它们作出哪怕只是最为肤浅的概括。我希望以后能够对传记史做一些专门研究,但是,我并不认为缺少有关传记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会严重影响我目前的论证。我更为担心的是,自己在目前选择论述的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空白,我将尽量不去掩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缺陷;我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我的讨论只是尝试从20世纪历史写作变革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古代史学的价值。



# 目 录

序(多纳托)/ 1

前 言 / 1

第一章 波斯史学、希腊史学和犹太史学 / 1

第二章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传统 / 35

第三章 古文物研究的兴起 / 69

第四章 匹克脱和民族历史的起源 / 105

第五章 塔西佗和塔西佗传统 / 145

第六章 基督教会史学的起源 / 179

结 论 / 207

参考文献说明 / 213

名称索引 / 216